

浮溪集

二

浮溪集卷十九

宋 汪 藻 撰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爲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爲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爲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苕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

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爲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目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爲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子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爲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于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于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墮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

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于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沒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爲壘舍微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于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于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相望于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司教于此反熟視而不爲可愧也乃謀費于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

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于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于是人以程公爲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于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頽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曷以諸主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敘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旬始誓于紫微靈籙棄道學門雉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爲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弦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矣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翰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于是極楚越之南陬皆列爲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爲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爲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爲王氏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離之音而通字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浸無紀律重以連遭饑饉之裁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爲民上者救過不給間于憂慮則趣辦目前而已遑暇及市朝道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大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侯爲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慝如根荇州人翕然信服渠陽舊爲茂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瓦于塲募工于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于數百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斃州之通衢七百餘丈行者免于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砥平爲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閱府守丞

不知其幾莫克爲之今一朝談笑而成非二侯之澤歟且是役也不暮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爲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憧往來之會肩摩轂擊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陳道弗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猷直承明而歸得爽塏于上饒龜峯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爲如何子爲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

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可也而況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既爾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于淵明乎然謂是身爲蘧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玕之柳泣然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二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爲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于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爲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爲淵明而爲吾固道之欣慕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爲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臥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簾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爲馬伏波顧卷藏豪氣于數畝之宮蕭散于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

遇樂之略無留客之意而其樂至于不可勝計非有得于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爲微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于溪石之上其謂之鉅鉚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

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

數所角切

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

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鉅鉚潭南澗朝

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

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

獠侵耕甃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口此法華

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

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于孝文之

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

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于劉向揚雄益

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

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

燕音烟燕公張

說許公蘇頌

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井之氣未除也至元

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

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

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

尊顯于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于元和之世

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

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

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
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學于愚溪之
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
紀之者余于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
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旣名爲僂人人罕與
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
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
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
爲亭面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
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
乎余曰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
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以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
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
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于有情如此
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
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疎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

欲全生養性于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于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爲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

天可必乎跖也而壽回也而夭慶封也而富原憲也而貧天不可必乎臧孫賢而有後鄧攸忍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龐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爲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

然君子亦豈屑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吾身以待其定而已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藥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苟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宋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之大川長谷間率皆卽深而潛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于是豪傑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爲聞家子孫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汪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歎曰吾不愧于天而無以見世矣天其或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于其居之東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駟馬高車而歸者里人以爲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

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奧非秀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今汪氏其爲王氏乎種德之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逮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爲記于是乎書

浮溪集卷十九

浮溪集卷二十

碑

宋

汪

藻

撰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爲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爲暴吏不時制寢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政府寺署人民由是東南皆暫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爲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卽斥金帛募士增俾浚隍修戰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湖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于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爲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謀屯韓巖以托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巖以扞江

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什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旣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棧益毆人爲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壓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于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旣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于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藻曰天下之事所貴于智者以審于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于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扭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異

懦譁張爭爲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南爲四塞地使猶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關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筭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于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于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旣二年而鰥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于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扭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蟻蟻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衷在列咸啓信爲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孽衆爲不聞曰

此獬者吾疆懼紛迺理隍壁迺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鏖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惟汝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于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師毋或去我玷于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十一}也^{音勅}如^勅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爲毛友作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江府以金華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旣嚴像設旣新學徒勸趨雲委川至聲聞京師于是上親書殿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宮成當書汝某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爲浮玉山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卽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爲龍游觀已而爲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

天不名于載籍者尙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蟠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奧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闕地藏餘千百年一朝歸然爲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無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繇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祕訓興旣隆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挈提把握則名山大川東放嶠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者特其融結之一矧茲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屬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惟恐其後故華榜旣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爲瓊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祲脗合冲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于彷彿者未嘗不自以爲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徑庭味其

糟粕區區于巫祝之小技禳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千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于黃帝遊赤水則遺其元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故納山川于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爲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爲過哉上救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爲殿三日長生曰青華曰黃籙爲臺二曰寶華曰藁笈爲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爲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黃澄居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爲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從班適守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爲辭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帝膺寶訓臨九躔萬靈祇禱來三天真人下執樞中權凝旒不動堪輿旋閱茲頽俗劫屢遷鍊形蛻骨誰非僊聿興妙教窮海挺叢霄相望清都連偉哉浮玉當大川

地維四絕中巍然世氛不及環以泉吳峯楚嶠輸風煙天穹地博棲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寶墨題其巔神光下燭陽侯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鼉栗江神虔驚濤弭伏雲海鮮回翔縞羽登蜿蜒霞光星燭其數千乘光日觀虛皇前坐令下土倅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下臣作頌鏡蒼堅不磨要與茲山傳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丞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劫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爲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碑記

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蠶不歸莫敢
迂承械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還于是府檄及部使者
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
謂承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承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選
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來無承比者旣去
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承始去調東平府司錄
府事無大小決承吏有不能辦者私相斬曰爾非郭司
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承爲其路轉運判官郭
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
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承白安中不治且難
制承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承曰前
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
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爲
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
愧容承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
罷承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
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藉冰梯城

不攻而入承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
水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
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
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承與帥桂充漕臣張益謙
相犄角承得檄大喜卽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
彥爲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
畏之不敢動遠近宴然居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
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曾范
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
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承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
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承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敵
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
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晝夜縫城出
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爲備敵攻益急倖東平濟南人
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
色動承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
感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

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眾迎降敵曰城破始降何也雖然以永不從爲辭敵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敵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敵見永狀貌魁傑且風聞其賢乃自爲好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噴目唾罵曰無知醜類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敵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敵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敵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卽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台者皆相向慟哭敵去相與負其尸塞之永博古通今得錢卽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拚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爲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

他日問其口曰未暇讀也永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靖康冬敵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永者永號絕什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于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爲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諡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爲非所急士之精銳銷喪盡矣一旦爲敵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汚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爲世所推孩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爲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戡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敵不屈無如永者故擬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浮溪集卷二十一

宋 汪 藻 撰

銘

永州太平寺鐘銘

起空寂中無間斷者非雷非霆一剎那間徧滿大千非聲非形以悉檀成以慈悲撞以歡喜聽從無始來如眠而寤如醉而醒九疑之西瀟湘之會梵釋之庭紹興庚午春再浹辰散吏是銘

歛硯銘

非端溪溫潤而漪文非銅雀斷殘而古色出吾州虹貫之巖資爾輩筆耕之澤

向瀉刷絲硯銘

龍尾石南唐物匠何年斲山骨繭出盆文不沒濡君毫爲黼黻

琴研銘

無琴之絃有書之用臥北窻而以此消憂與淵明兮同

夢

懷璧硯銘

圓其外而不陵物有似乎佳公子瑩其中而不露才有似乎古騷人汝以此行世以此發身夫謂之席上之珍

王氏種德齋銘

大梁深根武陵清樾風露華滋山川秀發我觀王侯好德若渴百年栽培遲以歲月坐令干霄起自毫末人如甘棠誰敢翦伐子孫蟬聯晚始條達先翁所書千載不沒

葉抗硯銘

纈栗而溫直方而厚作于貪夫竭澤之前得于元老著書之後是爲君家文字之祥與立言者同乎不朽璞而潛也居萬仞之淵器而用也吐六經之言汝師其潛資其用則名也與此硯長存

懽箕硯銘

美哉下巖之石得乎中興之年續文章于六一東坡之後追議論于嘉祐治平之前嗚呼汝能然則無負此硯矣

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爲泓搆北南毛褚陳

其友三出瑣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共中若璧橢窠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輒爲臞仙零寶唾

悟硯銘

其澤也取之不竭其堅也磨而不磷其端方足以鎮物其文理足以發身學者比德于此是爲席上之珍

莊德邁硯銘

斯茲山骨以發天液穀理漪文金聲爲質楮松競爽待子而一遣瑞君家漢廷給筆

恪硯銘

書墨言忠佞筆百世不磨由此出臨泓當思擇其術

贊

吳國太夫人贊

寶文閣直學士賈謙母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精修樂施終身如一日建炎二年隨讜至金陵薨焉敢于城北正覺寺會有司以其地爲元懿太子墳塋讜欲舉夫人葬零陵不可紹興

十五年始得請啓鼓棺衾腐敗巾屨杯圈觸之埃散獨夫人面如生肩而下具蔓覆之若銖衣及易棺衾香聞數十步金陵傾國都而出焚香作禮曰善哉非夫人願力所成不及此于是藻爲之贊曰夫人生王家具足諸福慧珍寶千百億視之如微塵傾以飯伊蒲了無留吝色用檀波羅蜜精進終其身窆于給孤園經十八寒暑彼物皆朽壞而吾面如生爪眉齒髮膚以至脂澤等光潤柔輒相與生亦無殊寶花綢繆之芬馥世希有坐遣諸草木悉成栴檀林云何劫灰餘有此殊勝事誰非幻泡影獨現金剛身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無量數等恒河沙由茲證菩提是名爲說法

僧可宗爲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爲之贊

有巉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臥兮欲立有枿者楮匪條葉而中腴同旣稿兮復蘇高巖無伴誰與居旁有疎篁鬱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爲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

賜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爲陰陽反盈縮也冰漸旣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爲頻蹙也貌貅萬屯懼枵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旣雷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祭張徽猷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大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于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可掣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拜嘉吏民愛聲聞邇遐惟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紬書五車一云至帥豐稔邦人所誇晚塗就珪璋粹溫無可摘瑕開兩部藝姓商客中古其書五車游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彊健靡他云何鵬飛庚子日斜重到舊治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絳

紗藻入叨游從敢竝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尚饗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郢聖鼻揮斤者般坐振聲譽雷驚瀑潺帝顧駟駿宜歸廐閑首付言責繩愆督姦旋箕臺閣翺翔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寶公一揚歷陳言悉刪途秉大政嘉謀必關功在宗社澤流寡鰥爲時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鑲榮寵雖極視猶觸蠻藻也晚學窮鈍頑當路熟視云誰肯扳公獨與進爲之解顏曰此孤秀擢于藁菅極力推輓卒辭伏跼歲在丙午威弧始彎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人期賜環顧敘英氣蘋洲蓼灣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壯憂時鬢斑猥辱茲土日虞曠瘼公屈小擢來臨市園燕笑未幾遺言已頒壽且八十八猶公慳望匱百里無緣往攀一尊馳酌詞訖涕潛尚饗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郭唐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爲三世人雄夸藻藉琮璧外雖粲然中滿瑕謫公獨樸茂不爲琢彫經衡自奮通班漢

朝世人紛爭步設機穽術窮數殫還復相勝公惟誠至不爲巧讎兩在劇邑豺狼化之文爲人師行爲人則凡人所趨無一能惑坐禦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變風俗誰正吾宗之幸家有德人況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尚饗

書劄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

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興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官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爲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親望不無疑恐既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爲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